

红帆诗社三十周年诗选集



红帆诗社

远岸 艾子 子由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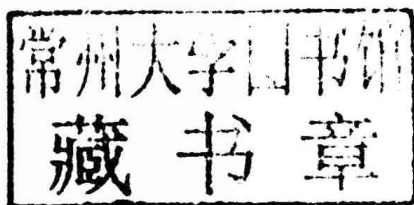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夜海帆影

红帆诗社三十周年诗选集

远岸 艾子 子由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海帆影:红帆诗社三十周年诗选集/远岸,艾子,
子由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354-9768-0

I. ①夜… II. ①远…②艾…③子… III. ①诗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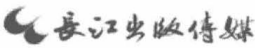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9289号

责任编辑:沉河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江逸思

责任印制:邱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16.5 插页:7页

版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行数:6367行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红帆诗社简介

1986年12月某个寒冷的夜晚，以远岸为首的十六位爱诗、写诗的大学生在海南师范大学相聚，宣告了“红帆大学生诗社”的成立。这是海南高等院校最早的由学生创办的诗歌社团。三十年来人才辈出，成绩斐然，红帆人一届接一届。数千首诗歌发表，近百部诗集出版，《人民文学》《诗刊》《天涯》《星星》《诗歌月刊》等刊物上常见红帆人的身影；国内外诗歌奖项红帆人也拿了不少；海南诗歌阵地上的年轻面孔大多出自红帆诗社，有三十多人加入了海南省作家协会，有两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近半数出自红帆。红帆人，三十年来风雨无阻，在诗歌高地有了自己的密码，有了自己的符号，站立于水面之上，都成了红色的帆。

红帆船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
滚出来，并不是晨星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

不，渴望燃烧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
你有飘散的长发
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

红帆诗社三十周年纪念

北岛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红帆诗社 20 周年庆典留影



远岸、艾子、杨若虹、子由等红帆诗社成员一起



红帆留影



红帆留影



红帆留影



红帆留影



红帆诗社 30 周年庆典留影

大海那边的一片红帆

李少君

“大海那边的一片红帆”，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是，这意思是指一种诗意。

什么是诗意？

诗意，按《现代汉语词典》：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

按一般理解，诗意，就是诗人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在情感立场上，有深情赞美的，有热爱歌颂的，也有批判反讽的，等等；在表达方式上，有委婉的，有直抒胸臆的，有用象征或隐喻手法的，等等。

诗意被认为是一首诗最重要的元素，所以，《现代汉语大词典》补充解释：诗意，就是诗的内容和意境。

诗无定法，诗意有多样含义和特点，是一个多变的概念。诗意，可能是一个细节，凝聚情感和记忆的细节，比如米沃什有一首诗《偶遇》，里面写到一个细节：一个人在路上看到一只兔子跑过，伸出手指了一下。整首诗围绕这个手势展开，回忆，怀念，含蓄而韵味无穷。

诗意，也可能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情绪，诗人沉浸其中，独自吟咏，比如拉金的诗歌《为什么昨夜我又梦见了你？》：“为什么昨夜我又梦见了你？/此刻青白的晨光梳理着鬓发，/往事击中

心房，仿佛脸上掴一记耳光；/撑起手肘，我凝望着白雾/漫过窗前。//那么多我以为已经忘掉的事/带着更奇异的痛楚又回到心间/——像那些信件，循着地址而来，/收信的人却在多年前就已离开。”

诗意，也可能是一种强烈感受，一段深刻的感情，让诗人反复回味、加深，比如叶芝的《当你老了》；

诗意，也可能是脑筋急转弯，或有点类似“禅”的顿悟，观念的转变，逻辑和思维方式的转换；

诗意，也可能是一个突然的想法，一种新的理念，带有理想色彩和乌托邦性质；

诗意，也可能是对某种旧的僵化的习见的反拨、纠正冒犯乃至颠覆，当然背后可能是人性的挖掘和人性的深入、改变或进步；

诗意，还可能是一种大的关怀，一种情怀，比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

此外，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即使处理同样的题材，各地的诗人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是写山水之“静”：

中国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是一种中国美学的空灵悠远，在大自然中，人的寂静，心灵的寂静，显得深远；

葡萄牙诗人佩所阿的诗句：在绿荫覆盖的公园的长椅上，“世界上所有的寂静都跑来跟我坐在一起”，则是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与世隔绝的深刻的孤独；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飞机降落时，“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则很有现代感，突出机器声与人内心渴望回到安稳大地以求安心的对比；

特立尼达岛的诗人沃尔科特的诗句“暮色中划船回家的渔

民，意识不到他们正在穿越的寂静”，既肃穆又迷蒙，还有某种梦幻感，仿佛一幅印象派的画。

这些感受、描述虽然各有不同，但也提供了让人可以感受到的差异性的诗意。

对于大海边成长的人来说，红帆当然是一种诗意，首先，红帆在帆中就是另类；其次，帆本身就有多种含义，它可能意味着远航，也可能意味着牵挂的人归来；它可能代表一种向往，也可能是寄托一种期待。

海南师范大学红帆诗社，三十年前由远岸、王海等人发起，一直飘扬在海南岛的上空，它经历了海南建省前最初的萌动和激情，然后是高潮迭起，再后来是中间的大起大落，乃至寂寞边缘；最后，终于在平静进取之中，迎来新的契机。

所以，谢冕先生有言：“红帆在万顷碧波上远航——一道动人的风景线。”确实，红帆一直飘扬在南方的大海上。

红帆，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学的诗社，它早已成为一个象征，海南岛上空永远飘扬的诗意的红帆，也就是一面挺立的诗的旗帜。

米沃什有一首代表作《礼物》，全诗如下：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身来，我看见了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这首诗也可以用来形容红帆，对于那些在红尘中努力的人来说，直起身来，就看见了蓝色的大海和红帆，就意味着看见了希望、安慰与诗意。

祝愿红帆永远飘扬！

李少君，1967年11月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等，诗歌收入大学教材及《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多种选本，译为数十种文字，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

“红帆”：书写人文的海南

——写在《夜海帆影——红帆诗社三十周年诗选集》出版之际

毕光明

一个诞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校园诗歌社团，坚持了整整三十年，社长换了一届又一届，成员也新老交替，老的毕业离校了，新的又补充了进来，而诗歌创作以及与诗歌相关的文学活动却从未停止过，它就像一块阳光雨露无比充沛的芳草地，多少果实从这里开花；又如连接着无边大海的繁忙港湾，多少梦想从这里出发。它是一个奇迹，它的名字叫“红帆”。“红帆”是海南师范大学以中文系学生为骨干的诗社，它不仅是海南岛上生命力最强的校园文学社团，在全国的诗社中它现在也是老资格。在 80 年代的文学大潮中，全国高校活跃着一批诗歌社团，有不少蜚声诗坛，如北大的“未名湖”，北师大大的“摇篮”，复旦的“诗耕地”，华东师大的“夏雨”，吉林大学的“赤子心”，山东大学的“云帆”，武汉大学的“浪淘石”，四川大学的“白色花”，云南大学的“银杏”，暨南大学的“红土”，哈尔滨师大的“北斗”，东北师大的“北极光”……从这些诗社里，涌现出了诗歌“新生代”的弄潮儿，在“朦胧诗”之后，书写了新时期诗歌的瑰丽篇章。然而在商品经济的大潮袭来之后，大众文化兴起，这些名重一时的大学生诗社多半风流云散。感应着“新生代”诗歌潮汐而出现的“红帆”，却没有在纯文学大潮退去后随之隐没，相反，它像

一面鲜艳的旗帜，在南中国海飘扬至今。十年前，诗社编选并出版了纪念“红帆”成立20年的作品选集《波涛里的翅膀》，现在，《红帆诗社三十周年诗选集》就要出版了，三十年“红帆”不倒，这在当代中国的校园诗歌社团中实为罕见，而仅仅放在海南文学的版图上来看，“红帆”现象之于地方文学与文化的意义就值得探究。

这部诗选集，从首任社长远岸开始历任社长的作品占了较大的比重，并且入选的诗作并非都写于校园，而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走上社会之后的创作。这说明，红帆三十年红旗不倒，主要是由于红帆人无论拥有怎样的社会身份，但他们大多没有放弃诗歌写作，他们生命的诗性质地，在生活的熔炉中反复锤炼，在社会的风雨中一再淬火，变得越来越坚实，越来越锋利，终至造就了一个风格各异的诗歌群体，撑起了海南文学的一片天空。说海南的实力诗人有一多半出自“红帆”，不算夸张。远岸（林琳）、艾子（郑小霞）、杨兹举、王海、潘乙宁、天涯星（吴开贤）、黄辛力、陈振华、林雅璟、莫晓鸣、杨若虹、林尤超、李林青、符烈、林旭、徐南、陈梅、孔小梅、廖松日、李冬梅……不止人数众多，他们对诗化生存方式的坚持和诗歌写作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在海南文坛上都光耀夺目，俨然是一个富有凝聚力的诗人群体。最可宝贵的，是他们不改初心，把“红帆”当作人生，以“红帆”为象征，作不停歇的精神远航，在甚嚣尘上的物质世界里顽强地守护着心灵的高贵和诗性语言的美。正因此，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先后走出校园多年的大学毕业生，至今一个个都保持着青春的姿态，在同语言的搏斗中，生活的尘埃都被抖落为诗歌之花的肥料，人和诗在南国清新洁净的空气里永远鲜亮。从这些人的身上，可以看出自成地理单元的海南岛文化生成的独特性，即由于物产丰饶，生存相对容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趋于和谐，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应对就更多审美的态度而较少功利

色彩。在海南写诗是一种风气，跟这种地理条件决定的文化性格不无关系。在海南高校面向全国招生之前，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招收的学生均是海南学子中的精英，而在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过程中，一批知名学者如陈剑晖、杨春时、宋剑华、喻大翔、方涛、黄保真等对他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写诗、写现代诗就成了他们为自己的生存感悟和情感活动寻找出口的最好方式，况且八十年代无远弗届的审美主义精神吹过了琼州海峡，给了这些兴奋的文学爱好者以充足的精神氧气，“红帆”就从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起航，在自成格局的南海文化场域中画出一道道优美的人文轨迹。

“红帆”的无岸远航从未减速，得益于它有优秀的船长、大副和水手。远岸无疑是这个诗歌群体的领袖。作为诗社的创始人和首任社长，远岸不仅带头在现代诗的诗艺世界里进行不倦的探索，以富有色彩感的意象群落表达他热爱生活与美的精神旨趣，还对“红帆”的社团活动给以持续的关注与引领。虽说“红帆”的社长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没有哪一届社长在开展诗歌活动时没有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可以说，他就是“红帆”诗社永远的社长。远岸工作在政府机关，行政任职副厅级，但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官气，待人坦诚、柔和，对事热忱、认真，诗人的本色不改，这大概是他在“红帆”里有持续的号召力的原因。其诗歌成就在“红帆”里也是首屈一指，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重要刊物发表诗作多首，出版的诗集获得多种奖项，因成绩突出在海南这一批青年作家里最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与之有诗唱和的艾子，则是海南女诗人中的翘楚，她对女性尊严的持护和对女性心灵震颤的准确刻画，在海南诗人中无出其右。她的女性抒情已达到精湛的境界。靠着对写作的挚爱和成绩的斐然，最近她当选为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也标志着红帆诗歌在海南文学中的地位。杨兹举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任教，从中文系主任、

人文学院院长升至副校长，但学者和诗人始终是他的底色，这是一名文学研究和诗歌创作双栖的学院派作家，根底深，有灵气，人格魅力和语言张力在他的诗歌中纠结为情志的冲击力，经得起咀嚼。王海、潘乙宁、天涯星、黄辛力、陈振华、林雅璟、莫晓鸣、林尤超、林旭等，也都是“红帆”的中坚力量。不管是在行政岗位，还是在新闻部门，或是任职于企业或学校，他们都从未放弃诗人作家的身份，以不间断的写作为“红帆”增添着成果。他们当中有好几位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研讨班，文学视野更为开阔，从整体上提升了“红帆”的海拔高度。作为海南诗歌队伍里最大的方阵，红帆诗社足以令海南的文学天空群星灿烂，虽说诗歌如今已不像小说那样引人瞩目，但是，离开了诗歌，一个地区的文化就缺失了灵魂，“红帆”存在的人文意义自不待言。

20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扩招之后，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全国各地。生源构成的丰富性，对“红帆”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何况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的社会风气和高校的日益行政化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合文学志业人格的成长，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文化变异中，“红帆”的挺立对新海南的文化建设而言不可或缺。依靠老红帆人的殷切关怀和具体帮扶，红帆的传统在海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得以传承，诗歌活动继续蓬勃开展，出诗刊，办笔会、朗诵会、征文大赛……其影响力超出了文学社团，辐射到整个校园文化，在新世纪的大学人文教育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了“红帆”对文学的追求，在海南的高校里，要数海南师范大学的校园文学活动最具规模，最有实绩，喜欢文学写作的人最多，高年级学生选择当代文学做毕业论文或报考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最多：诗歌社团酿造文学气候的作用真真不能小觑。就我所知，新红帆群体里，有写作天分、酷爱写诗或热衷组织文学活动的不乏其人，如孙峻文、王欢锋、张艳宁、贾昊、